



李文卷第十

奏議狀六首

百官行狀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請停率備寺觀錢狀

再請停寺觀錢狀

論整頓李尚書事狀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



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關
二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魯
澤潞邢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貢十
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入租
稅滄景除吏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州神
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來
未著實錄盛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德甚
有可為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為誡者史氏
皆闕而未書臣實想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強而修
之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

例此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
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
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
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惡混然
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臣
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
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玄齡魏徵裴炎徐
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
之地而已蓋亦為文者又非游夏迂雄之列務於
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

之古風記事則非史廷之實錄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吾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逐兵足以象笏擊朱泚自足

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以以正直無段實之義勇而加以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為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并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為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輕黷天威無

任戰越謹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脩撰臣李翱等謹獻議
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
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蒸嘗漢朝
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燬滅編殘簡缺
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
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
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
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

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
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
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
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遵豆牲牢三代
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
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脩秦漢
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饌
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
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
曰祭我必以芟及祭薦芟屈建命去芟而用羊饋

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礼為重
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献盖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
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芻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
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
唯宮闈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
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
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
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
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苴嘉蔬醴齊敬脩時享
以申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齋

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執其職
供其事国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
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礼非敢擅議雖有
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
弓矢既櫜礼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
為貞觀開元礼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礼節情罷
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国語礼記日祭月祭之
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
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礼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
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礼越古貴因循而

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仇讎上之所以
禮我者厚則我之所以報者重故豫讓以衆人報
范中行而漆身吞炭以復趙襄子之讐言其所以待
之各不同也閣下旣嘗罰推官直矣又將請巡官
狀矣不識閣下將欲爲能吏哉將欲爲盛德哉若欲
爲能吏即故江西李尚書之在江西是也閣下如
此行之不爲過矣若欲爲盛德亦惟不惜聽九九

之說或冀少以裨萬一閣下旣罰推官直又請陸
巡官狀獨不慮判官輩有如穆生者見醴酒不設
遂相顧而笑曰此巡官憂分所由不得於使院責
狀科峻而止也地界實候是初仕之未適中
也閣下旣知之爲知已夫召而教之可也不從退
之可也若謂令通狀但恐閣下之所失者無乃大
於陸巡官乎孰受恩於閣下也深而與陸巡官之
交尚淺其所深者誠欲閣下之爲全德也若信其
所言即伏望使人收取元判召而語之闔府賓寮
孰不幸甚如以爲小生之言不足聽也我富貴人

也何為而不可哉即敢不惟公命朝拜拜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脩寺觀錢狀

伏見脩寺疏閣下出錢十萬令使院共出十萬以
造石門大聖寺佛殿朝性本愚聞道晚竊不諭閣
下以為歛錢造寺必是耶朝雖貧願竭家財以助
閣下成如以為未必是耶閣下官尊望重凡所奉
措宜與後生為法式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
道以為無言於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
矣惟土木銅欵周於四海殘害生人為逋逃之藪
澤閣下如有周公仲尼與立一王制度天下

昔何為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閣下又何
患其尚寡而後率其屬合力建置之也
雖副知已之命然利祿遠仕亦不以舍也豈無藉
孤親反由不能力及明之歟何暇出錢以與有均
無益之務亦情不厭但奉閣下之命而為互舉拳
下情深所不曉伏惟憫其拙淺不惜教誨若閣下
所為竟是非亦安敢守初心以從而不為也若其
所言有合於道伏望不重改成之事而輕為後生
之所議論思盡辭直無任戰越

再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率脩寺觀一事政事前後已兩度咨聞伏請停罷前奉
處分三聖寺觀家院蒲葦屋以為火備此
後任停既已計料支給詎敢奉處分又云且更待
一兩月者代以前件錢於公家無補但實置稅名
公議所非為日固又不嚴尚實但苟思壯舉地
間未源於此其間下尚不改易則弊終無已
何持愛此一事自仲已既歿異事塞途孟
子鮮而關之然後鄭如也佛法害人甚於楊墨論
心術雖不異於中土考較跡實有蠹於生靈浸瀦

人情莫此之甚為上者所宜抑焉

制策其論釋氏之害於人者尚列為三言其感悟
聖明豈不欲發明化源抑絕小道何至言言在已
而所守遂殊知之不難行乃為貴況使司稅額悉
以正名幸當職司敢不備舉伏見朝廷故事一人
所見或不足以定是非者即下都省衆議則物情
獲申衆務皆理倘翔見解凡淺或未允從院中群
公皆是材彥伏乞令使院詳議唯當是役理屈則
伏不敢徇已實下情所望累有塵黷無任戰慄
再拜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故度支李尚書之出妻也續有勅停官及薨亦無追贈當時將謂去妻之狀不直明白無可疑者故及此近見當使采石副使劉侍御說朝廷公議皆云李尚書性猜忌甚於李益而出其妻若不緣身病即合左降翱嘗從事滑州一年有餘李尚書具能詳熟李尚書在滑州時收一善歌嬾人陶芳於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主鑰廳子有過既發李尚書召問廳子既實告之曰吾從若父所將若來故不能杖若吾非怒而不留若既犯此即自於

中不便若遠歸父所慎無他往遂斥陶芳于家而不罪也當時翱為觀察判官盧侍御憲曰此事在衆人必怒而罪之在中道即罪之而不怒大夫雖未足以為教然亦可謂難能也推此以言即性猜忌不甚於河南李少尹詳矣劉侍御又說朝廷公議云李尚書之在滑州也故多畜媵遂斷送其妻入京以遂所欲翱又能明其不然李尚書有二子仕于京師奏請至滑納妻德宗皇帝勅奏事軍將張瓘曰與卿本使無外往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嬾家來就上都為婚亦有手詔李尚書遂發二新

頰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既成婚其妻遂歸滑州
自陶芳之外更無妾媵况李尚書將畜女媵不假
令妻入京推此以言即與朝廷公議之不同也如
此翱以為古人之逐其臣也必可使復事君去其
妻也必可使復嫁雖有大罪猶不忍彰明必為可
辭以去之也故魯參之去妻也以蒸黎不熟孟軻
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
皆以事辭而去之也李尚書於此二事外猶有他
過即非翱所知也若公議所貢祇如劉侍御之傳
翱據所目見而辨也章然如前所陳矣凡人家
中門內事外人不可周知偏信一黨親族之言以
為公議即不知是也之果為公耶私耶未可知也
以閣下所聞倘猶一加於是者不惜示及如或祇
如前兩說伏望不_一改既往之論而明之於朝廷
使非實之謗罷傳_一於人間既沒之魂不銜冤於
泉下幸甚幸甚翱於李尚書初受顧惠及其去選
也客主之義亦不得如初惟矣茲所陳者但樂明
人之屈而正之耳伏計不以為黨謹狀

李文卷第十

乙酉臘

李文卷第十一

行狀實錄三首

韓吏部行狀

嶺南節度使孫公行狀

皇祖實錄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秦皇任曹州司馬祖濟素皇任桂州長史父

仲卿皇任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

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

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策汴州亂詔以

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
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
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
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
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
士遷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
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
江陵府法曹軍人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慶公
文者將以文學我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
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

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戰分
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為戰方員外
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
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
既抑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
史館脩撰轉考功郎中脩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
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
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
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
逸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

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於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夫城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

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語竒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栢耆口占為丞相書明禍福使栢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

歸京師公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

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授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

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
公告曰兕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為兕郎已不
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
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具來禍福為兕
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
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
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
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
幼童者亦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愜亦
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二

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
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
乃譁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遂麾衆散出因
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
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体不可
以棄之耳而尚書父園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
曰若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
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
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
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

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其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

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沒為之菴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揚惟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于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規公以為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大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

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
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
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
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
狀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
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充領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
畧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徐公
行狀

曾祖一嶽隋吉州太和縣丞祖玄之皇考功員外
郎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考義皇汾州司戶參軍
贈信州刺史京兆府萬年縣青蓋鄉交原里東海
徐公年七十一公諱申字維降東海剡人永泰元
年寄籍京兆府舉進士秘書省正字初辟巡官于
江西又掌書記于嶺南行營哥舒氏之亂平奏授
大理評事轉司直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又充節
度判官于朔方改太子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選
授洪州大都督府長史時刺史嗣曹王舉江西兵
討李希烈故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有成曹王薦

之廷韶州刺史四十餘年刺史相循居于縣郡蠶
公田三百頃皆為墟縣令丞尉雜處民屋公乃募
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犁粟種與食所收
其半與之不假牛犁者叁分與貳田久不理山根
腐地增肥又連遇宜歲得粟比餘田畝盈若干凡
積粟三萬斛將復築室于州故城令百工之伎以
其藝來者與粟有差刺史臨視給與吏無所行其
私以故人皆便信應募者數千人陶人不知墁而
塗有餘巧人不板築而墻有餘築人不操斤斧而
工有餘陶者巧者築者工者各以其所能相易未

十旬而城廓室屋莫不立如初刺史以官屬居于
城縣令之下各返其室創六驛新大市二道四節
器用皆具曲江縣五百人以狀詣觀察使請作碑
立生祠公自陳所為不足述假令如百姓言乃別
史職宜如此何足多者不願以小事市名觀察使
嘉其讓密以狀聞廷合州刺史其始來也韶之人
戶僅七千凡六年廷合州其去也倍其初之數又
盈四千戶焉初先夫人歿于江西遭賊難未克返
塋寓於西原公不赴合州表請奉喪歸祔于河南
府偃師縣既滄景觀察使奏請景州刺史關其帥

輒以其僚屬將校自為之不請有年矣宰相累進
刺史名皆不出及召公入言合上旨遂下詔廷朝
散即使持節景州諸軍事景州刺史充本州團練
使兼御中丞賜紫金魚袋尋加節度副使其明年
滄景節度使始朝二年又朝遂留詔以其從父
元代之奏以公充行軍司馬公遂以信州府君榮
近漕河表求改葬於重山詔許之既徵入京師廷
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萬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
本管經畧招討使御史中丞賜紫如初是歲正元
十七年也詰俚盜除其暴掠良聚攻禁下如公

查道賈士真大首領黃氏帥其屬納質其賦黃
氏周氏常氏儂氏皆群盜也黃氏之族最強盤亘
十數州周常氏之不附之也率群黃之兵以攻之
而逐諸海黃氏既至群盜皆服於是十三部二十
九州之蠻寧息無寇害其明年制廷使持節都督
廣州諸軍事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
度觀察處置本管經畧等使散官如故前節度使
歿掌印吏盜授人職百數謀夜發兵為亂事竟奔
走公至陰以術得首惡殺之不問其餘軍中以安
蠻夷俗相攻劫群聚緣道發輒捕斬無復犯者蕃

國歲來互市奇珠瑁異香文犀皆浮海舶以來
常貢足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賈以饒二十一
年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元和元年詔加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戶餘如故詔書未至有疾薨于位凡三佐藩屏之
臣五為刺史一為經畧使一為節度觀察使階累
升為金紫光祿大夫爵超進為開國公官亟廷為
禮部尚書其事業皆足以傳示後嗣為子孫法享
年七十雖不登於上壽儒者榮之前夫人渤海高
氏子皆大後夫扶風竇氏封國夫人有子元弼前

右衛舍人曹參軍以讀書屬文為業謹具歷官行事
如前伏請牒太常編錄謹狀

皇祖實錄

公諱楚金諮議詔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
軍又授貝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又球充鄆
懷三州刺史公伯光惟慎大原府壽陽縣丞性曠
達樂酒不理家產母日賫錢一千出游求飲酒者
必盡所賫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
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
汝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

為公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
初及在其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
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
二千萬錢入曰吾食具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
姓奮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群聚號呼斃之以瓦
石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敢禁懼謂所曰若
之何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
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若以威強不便於百姓
百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其為使
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

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
出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
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具州震恐後刺史至
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具州於是大
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其觀
叔賢於吾 其之質不敢與叔母至高下君之家
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弟一子為戶部侍郎初
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曰
必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于叔母也如未
失母時有乎三人曰其祗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

清河崔氏能以柔順接于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
為已親焉翺生不及在不得備聞其景行其具州
事業親授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
以皇祖之為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涖官行事
其剛方不同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為
子孫法蓋聞先有祖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
不仁也翺欲傳其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
世是以頓首願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
為之傳焉

李文卷十一

李又卷第十二

傳四首

高愍女碑

楊烈頌傳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歐陽詹傳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姊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卒昭以
漢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姊妹與其母兄而倭夷
守漢陽及夷昭以城歸姊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
氏也將死憐姊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
于官皆許之姊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

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于四方
殊獨曰我家為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
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
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
為其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
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
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行自沉于江獄吏噤囚言十
悲號思言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廼除肉刑笞四
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矣
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

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者必易心賞一女而
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
戶知也貞元十三年朝在汴州方昭時為潁州刺史
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
女碑

楊烈嬪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
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于
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寇至
當守力不足死焉我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

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
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
於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
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
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
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
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
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
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
賊夫皆悉力而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
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鬚鬚集于侃之手侃傷而
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笑與其死于
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
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
將趨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
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
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
茲猶存嬾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
姊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下失其貞者則賢矣辨

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取自
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
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
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
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嬭人也孔子曰仁者必
有勇湯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
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
愍女楊烈嬭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恨其行事
靈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恁山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
韓城縣尉歷宣城鞏河南三縣尉其更河南知捕賊
杜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舊產
公為捕賊盍使察之坦對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
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畜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
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家也
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故不使察黃裳
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為吏部侍
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為判

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珙為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毋
據理以拒之盈珙嘗言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
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為
重賤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
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且以為右賤柰何自薄
欲與吹笛少年同為列耶復占諸將曰盧侍御言
是也六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
等羞媿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珙以甲士
五百人入州城人皆恐駭坦遽止之盈珙不敢違
復卒盈珙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珙方會客言

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材也坦移謂人曰姚大夫外
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必不受補自此萌矣若
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恨為所留以及禍遂潛
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珙與姚隙從
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塩鉄使請坦為轉運
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
循法坦每爭之詞切深聽者皆為之惧累求去不得
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
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陵繼以罷去後數年詔
追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

為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
決大政天下慄慄坦說宰相常執誼速白立皇太子
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為殿中侍御史兼
亦以為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為負外郎知楊子
留後坦假他詞不受叔文不悅故事皆不行及王叔
文貶出坦遂為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為戶部侍郎請
為本司員外郎尋轉庫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廷
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為御史臺所按者
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
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曰吾固
先命所司遂便宣詔乃權數月廷御史中丞賜紫
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
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闞
濟美晉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
上召坦對曰柳晟闞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
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
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于天
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
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竊李錡之誅有司將自准
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

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追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体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為策詞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垕入為僕射行香時將勸諫議常侍之

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為證裴垕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何不足以為例也遂為垕所排改左殿子坦初為殿中當杜黃裳為相故累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忌其廷之速數月宰相裴垕白以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壻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為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弘非陛下惜材之志因請弘以為判官上曰

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况在其元
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
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
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
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
直人賴以生當途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苟貧
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闢籍傭以活者
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
而人忘災五年冬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鈔轉運使
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

為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寔為
北水運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
支乃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一遲之使品官劉奉昕按
其事坦上陳以為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
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是
之遂追劉奉昕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則厚
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度支
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庶腊配之鄰汝州
以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

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為河所壞城
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
仁亶所作城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以
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
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畧進上
使品官強文彩覆之又采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
將行之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劔南東川節度使
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時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
士歸怨因殺重坦子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
合絳籍以為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

罷兩稅外山澤益井權率之籍夷人歌之錦郊二
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
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
秦州詔發兵二十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
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逃
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李文卷第十二

李文卷第十三

碑述三首

平原郡王栢公碑

左僕射傅公碑

陸欽州述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

平原郡王贈司空栢公神道碑

栢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於伯為
菜地者因以為姓後世生宗宗以直顯景公厲
公之時三郟惡宗共譖殺之其客畢陽以其子州
黎奔楚於是改伯為栢及漢有鴻者由議郎為魏

郡守子孫家焉故為魏郡也有季纂者入唐為工部尚書生敬仁為蘄州長史生謩為河南永寧令贈大理少卿生造為懷之獲嘉令即公之父也公諱良噐字公亮生十二年安祿山陷東郡獲嘉守縣印不去為賊將所害公既免喪懷平志乃學擊劔依父友王奐奐嘗曰汝額文似李臨淮面黑子似顏平原其必立臨淮即太尉光弼也年十七得汝州龍興尉王奐從事太尉府薦之太尉召與言遂授以兵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所將兵隸於浙西廣德歲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所將兵來夔州功多進左武衛將軍平方清於洞中賜錢五百萬破張三霸海上改左金吾衛將軍為都知兵馬使大曆初潘獍虎據小傷胡參據蒙里江東大擾公將卒三千人騎五百人與戰皆破之斬首三千級執俘一千人詔加檢校光祿大夫兼蘇州別駕又加左羽林大將軍試殿中監察御史李拙筠問公年對曰二十有四戰陣幾何曰六十有二李公歎曰相識甚近得公甚深勉哉公泣涕謝曰遭時喪亂父死家破誓棄性命以除寇讐私志未立豈敢望為明公之所知哉建中初嘗至京師宰相楊炎忍

之語公因言兩河有事取稅所辦者唯在江東李道昌無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許諾其冬遂并宣越與浙西以為一而以晉州刺史韓滉代道昌焉及德宗如梁州李希烈陷汴州逐李勉遂僭帝號寇陳州圍宋寧陵滉使公將卒萬人救陳并寧陵是時劉玄佐敗于白塔收其卒保宋州使將王彥昭守寧陵希烈擁水灌其南築壩道親臨其北令軍中曰明日日中陷城公聞之厲所將兵成陣以進恐城陷不及使弩手善游者五百人沿汴渠夜進去城數里沒於水中遂得入及旦賊驅勇卒登城城中伏弩悉發貴人斃其後希烈始知救兵得入殺守將因罷去將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放至則此城已屠矣遂拔襄邑收漳口宋州由是獲全李希烈遂失汴州奔於蔡詔封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戶特進兼御史中丞貞元二年淮西平詔曰休勲茂伐書于竹帛戎籍乃為裨將副非所以褒功寵德也其以為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兼官如故五年詔與太尉晟侍中城等三十六人面形於凌煙閣上親御即其形而贊之八年遷大將軍士卒之在市販者悉揮斥去募勇者代之故為所監者不悅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於

望仙門者衛使奏言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監者
乃用其衛將魏循代為將軍自是軍中之政不復在
於將軍矣十五年兼英武將軍使十八年廷左領軍
兼御史大夫十九年閏十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天子
為之廢朝贈陝州大都督明年葬于万年畢原夫人
康氏先歿後始附葬有子曰元封為蔡州刺史曰耆
為諫議大夫曰元鳳為澄城主簿曰夔為襄州參軍
三女皆幼以元封及耆累贈為司空夫人追封魏國
太夫人初公與王柘曜李長榮皆事韓晉公柘曜至
廊坊長榮至河陽澤潞皆擁節有士公自少則戰乃
攻賊及壯解寧陵猗欂之圍希烈之所以兵不及于
宋而江東以全者實公之所為也功最高位獨以不
副克生良子能大取家大和元年翔自廬以諫議大
夫徵略出于蔡元封泣拜且曰先公之碑未樹教後
嗣其果有辭侯也公不可聽乃銘曰
公生十二未壯家毀誓殄父讎不怯勇死擇官就軍
焯有其勳擒兇盜平威明顯聞人誰不貴孰勝其位
由卑至巨莫匪躬致宜疏土壇報未切當是生後人
紹慶不忘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
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
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傅公神
道碑

傅為古姓介子誅樓蘭王封義陽侯俊為十八將功
高稱於兩漢而毅以文章顯自漢以降世界有人曾
祖諫易州長史生大父定州司馬韶贈鄧州長史生
父榮贈刑部尚書公諱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也以善
弓矢顯仕于成德軍流輩稱其朴厚傅野樂壽本隸
瀛州在范陽成德間為要害地每相攻以取兩城及

王武俊破走朱滔詔以傅野樂壽與成德軍長後以
公選為將而鎮於樂壽公善撫士卒與之同苦樂得
士卒死力長慶初幽州繼亂范陽執其帥弘靖而扶
克融成德殺其帥弘正將庭湊因盜有地公奮曰吾
豈可以為賊乎遂誓衆喻以逆順閉城拒賊潛疏以
聞詔以樂壽為神策行營命公以為都知兵馬使與
深州將牛元翼博野李寰犄角相應賊屢攻之卒不
能克會詔下以克融庭湊皆為節度使公遂將樂壽
之師及其妻子拔城以出賊轉鬪且引遂遇官軍以
免於難以功廷沂州刺史未到遽以為左神策軍將

軍數月拜鄭州刺史公本用武力進未嘗治人於是
瘠自刻飾清已率下凡後公將卒本與公同立於樂
壽者皆稟懼不敢越條令以侵物故鄭州稱理雖他
時文吏罕能過者明年改為益州刺史閔帝初以公
為夏銀綬宥等州節度使居河陽濡民不耕織党項
千餘落以畜牛羊馬代田業先時將帥多貪至有盜
其善馬者蕃落咸怨走以出他境及公之至蕃人來
見或獻馬者公拒而不受蕃人喜傳以相告未踰月
而部落相勸皆歸蕃人之有罪者懼而來奔故事皆
使蕃人出馬以贖公曰吾將於此賊當禁其逃亡有

罪何俟於贖皆抗之以付其蕃落蕃人益喜大和二
年九月以公為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俾治
齊州以高滄景之寇知兵者咸以為命將之當必且
有成矣旌旗及於陝而得疾疾愈即路以十月晦薨
於硤石驛春秋五十有六天子悼痛為之廢朝贈尚
書左僕射以明年七月葬河南府洛陽縣伯樂里夫
人南陽張氏柔立善斷公之以樂壽拒賊暨轉戰以
出夫人齷衣糲食與兵士妻女均好惡用助公事再封
南陽郡夫人三子守常守中守章等皆孝謹寡過公
方將立大功以報於國不以男子之仕為念故官甚

卑有未官者銘曰

大夫致身不賴前業遭變竭忠竒節曄曄乃作刺史
乃作將軍乃統邊兵事績昭聞廉以檢已嚴以督下
藩落完安馬牛在野大革前事自我為初尔後之來
視此勿渝

陸欽州述

吳郡陸修公佐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于仁義之道
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
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
員外郎二年出刺欽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

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法
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
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
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賴之人然也賢者與
顛賴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
顛賴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
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賴之人賴其力
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
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賴子
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

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
升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
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
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
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
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
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
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于心者耶
得其道者窮居于野非所謂屈冕冕而相天下非所
謂神其何有不足于心者耶

